

菽
厓
考
古
錄

序

鍾君歆厓少與吾兄雲臺友善既長又與子訂交江寧爲秦淮
文酒之會甲子歆厓始受知於劉信芳侍郎舉優行生員非其
志也乙丑夏予歸自杭州私幸可與歆厓茲詩鬪酒剪燭論文
徜徉楊子橋邊竹西亭畔以快生平而孰知歆厓已病不起者
旬日矣予亟往詢焉并索其所著考古錄與詩文集閱明年哲
嗣鈔錄成稿次第相寄吾兄先刊其考古錄予因爲之校讎其
中若毛鄭昏月辨證春秋衛輒據國罪案諸說皆所謂闕前賢
之輿論啟後學之真修者也予因刊其遺詩入淮海英靈續集
書旣成略誌數言於簡末

嘉慶十三年重陽日儀徵阮亨梅未讓於珠湖草堂

皇清優貢生鍾君墓誌銘

江都焦循撰

君卒之明年夏四月君之子負二囊來皆君著述艸稿乞循爲理之明日啟囊得十三種曰春秋考異論三傳也曰說書解尚書也曰區別錄考訂毛詩之草木蟲魚也曰論語考古發魯論之疑滯也曰祭法解核古祀典也曰周官職小經緯諸職而類釋之也曰讀選雜述補文選注之不及也曰興藝塾問答與子弟門人輩講說之所錄也曰漢儒考表兩漢經師也曰考古錄曰興藝塾筆記雜論經籍之所叢也曰覺庵雜記甲寅乙卯間記日所行之事也曰筠心館集詩古文詞也雜記首尾完善錄雖瑣細間及哀傷而夷曠之風露于楮表誦而味之可以消市心焉文止數篇詩則備矣其餘零星斷爛卷帙未完窮三日力

刺其精華爲君寫之統得四卷名之曰菽匡考古錄菽匡者君別號也君諱襄字保岐鍾氏世爲揚州甘泉縣人先世業賈至君而貧君樂道知命不以貧賤自損其性情雖饑不繼不廢嘯歌好著書而不與世爭名故世罕知者以爲列身橫舍則科舉之文分所宜習于是有八函時文之選然未嘗汲汲于科名也未弱冠補甘泉縣學生應省試十三次屢經困躓君惟自訟不知怨尤嘉慶甲子諸城侍郎劉君督學江蘇重君之爲人嘆君之學舉君爲優貢生君慨然有知己之感然自謂愆咎殊多不稱此目家庭敘說恆言及之居恆禮法自守訂祀先之儀率其子弟必敬必誠與朋友交必以信謀事必忠往來酬接之度不驕不慢生平忿怒之節其數可計而人亦莫能狎也春秋四

十有五卒于舉優貢生之明年七月十七日娶同邑李氏舉一子葵嘉葵嘉葬君有日矣循與君交善因爲君銘

銘曰柳青青兮識君之門春融融兮想君之魂立言不朽兮卽身之存魂無不之兮藏身於西山之原

鼓屋考古錄卷一

甘泉鍾裒

校正字畫

校正字畫自以說文爲主而參之以釋文從古而不必泥博考以折其要其必遵說文者如柴字从示不从木餽字从委不从妥而易之網緼不必改爲壹壺書之斷斷不必改爲韶韶也論語之荷蓀荷蕢不必改爲荷筱荷臾也其必依釋文者如爾雅釋詁訊告也當作許廢止也當作屝而詩之綠竹不必改爲菴與海周禮之壺涿不必改爲獨與濁禮記之三老五更不必改爲三老五叟也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中說文隸省並列有不甚異者告告二字是也有迥不同者本本二字是也當取其是而

去其非唐石經繆戾甚多易如夏誤爽衛誤籒書如乃父誤先
父若藥弗瞑眩之藥誤樂詩如脩誤修界誤介柶誤稠周禮如
豕育視而交睫豕誤施共其犒牛犒誤槁儀禮如士冠禮捷柶
與捷誤建鄉射禮司射適堂西袒決遂袒誤祖禮記如月令人
乃遷徙徒誤徒其器宏以奄奄作掩春秋左傳如隱元年且告
之悔且誤具五年僖伯稱疾不從疾誤侯公羊傳如隱元年婦
人謂嫁曰歸嫁誤稼六年吾與鄭人末有成也末誤未穀梁傳
如宣八年以譏乎宣也譏誤饑襄元年晉侯使荀瑩來聘瑩誤
嬰爾雅如赫兮咺兮咺作烜何鼓謂之牽牛誤作河不可枚舉
當一一更張之如此則有古人之得無古人之失矣然有足證
俗本之誤者易明辨哲也之哲从哲从日書曰哲時煥若哲不

从口無偏無跛之跛同於呂覽詩何彼襍矣之襍本說文不能
辰夜之辰符毛傳亦可節取也

論語注有得失

讀書固資實證亦貴虛會要衷之于理而已如論語至於犬馬
皆能有養集注意以犬馬例父母殊非經義余竊謂孔子之言
斷不出此及觀集解本則後一說乃考亭所本而前一說之包
注則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邢昺引而申之曰犬馬
雖能養人但獸畜無知不能生敬於人若人能供養父母而不
敬則何以別于犬馬乎因不禁撫掌曰是先得我心者子路曰
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包注迂猶遠也言孔子之遠于世情
竟似俗說爾不知人事者子路縱剛猛不致率爾若此及見釋

文鄭本迂作于往也方悟子之斥爲野者爲奚其正言故下文接云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謂其不知正名之爲急務而漫以奚其正阻之也孔注謂野猶不達得之豈必因子路之目爲迂而後以野畬之哉他日作論語疏必爲定正其說亦一維持世道之大端也觀于此者孝弟之子可以油然而生矣

省字當讀生上聲

偶詠少陵詠懷古蹟詩畫圖省識春風面省字讀作生上聲同人議之余謂唐韻省字二讀所景切在三十八榷息井切在四十靜訓詁雖別而聲韻略近二讀無不可通且杜詩以空歸對省識揆之雙聲疊韻之例省字讀作所景切較爲諧適此虛會之詞也旋檢說文省部省視也所景切古文从少从四作省字

體小異而音則專讀爲生上聲又證以前漢昭帝紀帝姊長公主共養省中師古注省察也言八此中者當察視不可妄也可知省察之省古正讀如臺省之省卽周易之省方論語之三省無不當讀爲生上聲者蓋顯有確據矣至字體眉變爲省參用古篆則始于漢華嶽碑而古意盡失又何以別于目右加少之眇乎

嫡孫承重

曩讀嫡孫承重爲鄭重之重而趙君意如以檀弓重主道也證之謂當作平聲細檢禮記鄭注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無反而復埋之乃復作主是重卽世俗所謂當齋牌者當齋之名雖不經而其爲始死之主非既虞之主則古今一也與承重

之義寡無干涉者疑久之偶閱萬充宗學禮質疑有論嫡孫承
重一條謂子無論家寡爲父後者止嫡長一人是謂適子父老
則傳重父沒爲喪主適子死則父報之故喪服父爲長子斬傳
曰正體子上又乃將所傳重也注云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
其將代己爲宗廟主也此重之義也適子死則適孫爲後喪服
傳曰有適子者無適孫注云適子在則皆爲庶孫必適子死乃
立適孫適孫爲祖後也爲祖後則凡適子之事皆適孫承之故
祖父卒服斬與子爲父同此承重之義也論列最爲明晰儀禮
注非不寓目乃習而不察卽淺近之事猶遲之久而後明治經
者顧若是乎書此以誌吾過

古詩用律句

余贈何文伯詩結句云目前豈乏禮賢人侯生不聘羞信陵繁
維朝夕定可賦且來酌酒共寒燈許子楚生謂末句不當用律
句共字當易平聲字非也古詩格調有自然之音節筆機所到
與之渾合自是佳篇非必定欲某字當平某字當仄而後謂之
古詩也唐人律體肇端于徐庾小詩而蕭選中如曹子建之驚
風飄白日朱華冒綠池明月照高樓顏延年之涼風起坐隅陰
谷叟寒烟相與昧平生等句皆參用調適之句以成章非必盡
以拗句爲古也初唐七古轉韻多用律句盧昇之長安古意劉
庭芝代悲白頭翁可見其略厥後右丞常侍漸以雄勁勝而李
杜規模更大遍考諸集古體無不用律句者蓋激壯之中時有
和緩之響與酣落筆時亦不自知也趙秋谷聲調譜亦通爲中

人之資導以先路古詩中之氣體神韻概未言及而譜中所載必標其目曰拗句律句可見律句爲古體所不廢惟在用之得其當耳許子謂余結句之失卽以唐詩中之結句證之有通體用拗句而一結獨用律句者宋延清之明河篇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高達夫贈別晉三處士愛君且欲君先達今上求賢早上書王摩詰老將行莫嫌舊日雲中守猶堪一戰立功勳杜少陵驄馬行近聞下詔喧都邑肯使騏驎地上行中一結而上句用拗下句用律者崔司勳孟門行成陰結實君自取若問傍人那得知李太白北風行黃河捧土尙可塞北風雨雪恨難消又宣州謝眺樓餞別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錢仲文送鄔三落第還鄉荷衣垂釣且安命金馬招賢合

有時白樂天百鍊鏡乃知天子別有鏡不是揚州百鍊時如此類不可枚舉若謫仙久別離之待君來不來落花寂寞委青苔社公觀曹將軍畫馬圖之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栢裏龍媒去盡鳥呼風則又用長短句而仍以律句煞尾神明變化不可方物矣曾致書與辨姑錄其略于此

論語鄉人儻考證

阮雲臺學使寄贈浙士解經錄多廢新義其中有儻作論語鄉人飲酒解一篇引禮記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尊于房之間鄭康成注鄉人鄉大夫也爲據此鄉人飲酒卽儀禮之三年大比鄉飲酒立說最精而于鄉人儻之鄉人未經疏證余恐滋無識者之疑爲之申其說曰鄭康成論語注十二月命方相氏索

室中驅疫鬼卽月令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
寒氣是也凡難有三季春國難畢春氣諸侯以下不得難仲秋
天子難達秋氣天子以下不得難惟季冬難貴賤皆得爲故謂
之大周禮序官方相氏只曰狂夫四人不名其職要亦胥徒之
屬其曰命有司者大難通于天下必有董其事者鄉大夫之職
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此難亦共一事如今時出土牛各郡太
守必盛儀從以隨其後謂之押春可見特古禮以大難出土牛
爲一令今禮以出土牛迎春于東郊爲一令徵有不同郊特牲
字或从禡文異義同謂之存室神者方相氏索室歐疫比戶爲
之至孔子家則孔子行朝服立阼階之禮故謂之存室神皇侃
疏以爲季春之難失之孔融注謂恐驚先祖與郊特牲合

春秋衛輒據國罪案

論語夫子爲衛君邢禺疏僅據左傳以釋鄭注而不及二傳范
甯解穀梁取江熙說皇侃疏亦不載而何休公羊學獨引論語
以證之余曩有作論語疏之意蹉跎已久爰僭錄之以待纂輯
春秋哀公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云齊國
夏曷爲與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
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可以距之也輒者曷爲者也
蒯贖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贖而立輒蒯贖爲無道靈公逐
蒯贖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
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
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何休注云是王法行于諸

侯雖得正非義之高者也故冉有曰云云主書者善伯討哀公
二年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穀梁傳云納者內弗受也
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似輒不受父
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
尊王父也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祭若靈公廢蒯
頃立輒則蒯聩不得復稱曩日世子也稱蒯聩爲世子則靈公
不命輒審矣此矛盾之喻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以失矣經云
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
非邪二注駁正傳文最爲精當余近著三傳考異亦當以此爲
據

后稷妃

后稷妃不見于本記索隱據帝王世紀謂后稷納媾氏生不窋
按春秋左氏傳宣公三年石癸曰媾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是
其所本

亂臣十人

論語子有亂臣十人釋文作子有亂十人謂本或作亂臣十人
觀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八年叔孫穆子謂武王有亂臣十人
昭公二十四年萇宏引太誓曰子有亂臣十人則知臣字本不
可少也唐石經襄公二十八年武王有亂十人當是脫誤

舉比

或謂朱子張載贊勇撤舉比本唐戴叔倫詩狔座翻蕭索舉比
喜接連以其取虎皮爲講席也然舉比之訓虎皮自見左傳莊

公十年杜注孔疏謂以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例之此云蒙舉比而先犯之定是虎皮然其義未聞按春秋名物其義不可考者頗多如旗則鄭有螿弧齊有靈姑鉞晉有趙簡子之鑿旗矢則魯有金僕姑皆舉比之類也

問

以物遣人謂之問毛詩雜佩以問之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簞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皆是苞苴盛魚肉簞筥盛飯食二者祇可施之同國若珣璜琚瑀及弓劍之屬皆可遠及故左傳哀公十一年東郭書使問弦多以琴又二十六年衛出公使以弓問子貢一由齊至魯一由衛至魯論語問人於他邦注家獨略邢昺疏謂問猶遣也或有事問人或問彼有事而問之引曲

禮爲證與孔穎達左傳疏合竊謂問人饋藥連類而書記者原非無意今人專講蹈空不識訓詁古義之湮沒者多矣

假借字

物名有假借爲虛活字者如爲本母猴今以爲作爲之爲舊本舊留今以爲新舊之舊焉鳥黃色也今以爲語助朋古文鳳也今以爲朋黨此類甚多左傳慣用鳩字隱公八年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襄公十六年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定公四年若鳩楚定敢不聽命或訓集或訓安集無甚異義並與釋詁鳩聚也合此外尙有二條意新而語創宣公十七年使邠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訓解哀公三年雖無兪糜之糜讀邱隕反訓束縛意以糜代捆字足補爾疋之缺

親族

爾雅釋親分宗族母黨妻黨言之詳矣父之姊妹爲姑可謂之
姑姊妹左傳襄公十二年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
某公之遺女若而人孔疏載樊光爾雅說曰春秋傳云姑姊妹
然則古人謂姑姊妹若父之姊爲姑姊父之妹爲姑妹列女傳
梁有節姑妹入火而救兄子是爲父妹爲姑妹也此條邢昺疏
不載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謂出之子爲離孫然則謂我舅者
吾謂之甥母之昆弟爲舅則姊妹之子亦謂之甥哀公二十五
年傳納夏戊之女其弟期太叔疾之從孫甥也蓋期爲太叔疾
姊妹之孫以男子謂兄弟之孫爲從孫例之故繫以從孫以其
父稱甥推之故謂之從孫甥是離孫亦名從孫甥矣又二十三

年傳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訓遺此亦即從孫甥宋景曹爲景公之母季桓子爲景公之甥康子因景曹之喪致辭景公以彼爲父之舅氏故稱彌甥是離孫又謂之彌甥矣此外又有以意爲之者成公十一年傳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外弟外妹蓋聲伯出母所生其名頗創襄公十八年傳晉侯濟河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虺將率諸侯以討焉杜注明上有天子以謹告神曾臣猶末臣曾臣聚義雖不同於曾孫亦稱謂之特奇也

防露

房與防古字通防露一作房露文賦云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月賦云徘徊房露惆悵陽阿李善于房露注云蓋古曲

也於防露注則引謝靈運山居賦楚客放而防露作謂本之東方朔七諫夫七諫有防露之言不聞以七諫爲防露也葉樹藩云疑卽古防露歌蓋亦淫曲其說得之何焯謂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當之恐與桑間之不雅難以類從

三墳

蕪城賦格高五嶽表廣三墳李善注謂毛詩曰遵彼汝墳又曰敦彼淮墳爾雅曰墳莫大于河墳此蓋三墳田藝衡引禹貢兗州厥土黑墳青州厥土白墳徐州厥土赤埴墳九州推此三州稱墳而三州邪臨東海與揚接壤故曰表廣其說近是此葉樹藩文選定本所引田藝衡未悉何人

敦字十音

兒子葵嘉詢及小學余謂審音錄于辨形卽如敦字有十音固罕其匹試爲誦之本音都昆反一也魯頌敦商之旅莊子脫劍篇今日試使敦劍並作都回反二也幽風有敦瓜苦釋文徒丹反三也大雅鋪敦淮漬箋云當作屯揚雄甘泉賦敦萬騎於中營兮注敦與屯同四也大雅敦弓旣堅周頌敦琢其旅正義並云敦雕古今字五也儀禮士昏禮黍稷四敦皆蓋禮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注並音對六也周禮司几筵每敦一几注敦讀爲薰覆也是大到反音道七也左傳文十八年天下之民謂之渾敦疏混沌與渾敦字之異耳是杜本切音盾八也爾雅釋天太歲在子曰困敦注敦音頓九也周禮內宰出其度量厚制注故書淳爲敦杜子春讀敦爲純音準十也若此者頗多一時苦不

能記憶異日當搜輯成帙以爲考文之助

葭厓考古錄卷一

蔚屋考古錄卷二

甘泉鍾襄

五祀

五祀見于周禮儀禮禮記雜出于史傳多矣特祭法加司命泰厲爲七祀而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家語五帝篇則以五祀爲重該修熙黎句龍五官月令以五祀爲門行戶竈中霤班固劉昭范蔚宗高堂隆之徒又以爲門井戶竈中霤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傳家語之說釋小祝之五祀則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之五祀則用祭法之說蓋以禮記中之五祀爲殷制七祀爲周制周禮之五祀名同而實異也至宋陳祥道王伯厚推求禮意或謂周官雖天子亦止五祀儀禮雖士亦得五祀其自七祀

推之一祀各有差等斷非周制或謂淮南時則訓易行爲井水
之所用祀故祀于冬兩漢魏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特隋唐參
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復修月令冬亦祀井而
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較于始行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
先後異同羣疑莫解襄按大宗伯鄭司農注五祀祀五色之帝
於王者宮中元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
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元不从先鄭者司服祀
昊天上帝皆用大裘當在圓丘與四郊土今退在社稷之下于
王者宮中失之遠矣元據月令四時皆齋五德之帝大昊炎帝
黃帝少昊顓頊等五德之帝並五人神于上明知五人神爲十
二月聽朔及四時迎氣而陳木正句芒火正祝融土正后土金

正尊收水正元寔是也高誘曰氏春秋注五祀木正句芒其祀
戶火正祝融其祀竈土正后土其祀中霤后土爲社金正尊收
其祀門水正元冥其祀井社爲土官稷爲土官以其功大故別
言社稷耳以社稷之言例之可知月令之戶竈中霤門行卽左
傳之重該修熙黎句龍五官也賈逵亦云句芒祀于戶祝融祀
于竈尊收祀于門元冥祀于井后土祀于中霤特大宗伯爲郊
祭之禮故在社稷之下五嶽之上月令爲時祭之禮卽宮正注
所謂祭七祀于宮中是也何以言之諸侯祭社大夫祭中霤明
其在社壇謂之社在一中則謂之中霤總之祭土神也諸侯祭
社大夫祭中霤以一國言之謂之社以一家言之謂之中霤地
有別而神無二也故盧植禮記注中霤謂句龍是也春祀戶者

戶在內从外向內所以內陽也木正主陽故祀之于戶秋祀門者門在外从內向外所以外陰也金正主陰故祀之于門竈以象火井以象水更不待言

呂氏春秋本作行注亦作井然行自是古制祀井起漢初辨見後

鄭

氏解祭法謂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非也其又加司命秦厲者自是夏殷之制七祀之說惟見祭法至周禮左傳家語皆周書無不言五祀者月令本言十二紀而不韋實本之周公月令

書

解序云周公制十二月

獻政之法作月令明是五祀爲周制故周禮大宗伯小子等皆言五祀儀禮士喪禮亦言五祀此三禮所以相通也其天子諸侯大夫之制則天子之祀在迎郊諸侯不得僭諸侯就五祀中之社稷而專祭之大夫不敢行若宮中之祭未始不通于上下

也鄭注大宗伯以五人帝當之者迎于四郊也注小祝以門戶
等當之者出入必告也然則五祀之制豈尙有遺議哉至于易
行爲井之說起于漢初厯考經文無祀井之典月令注行在廟
門外之西聘禮使者出幣于行歸釋幣于門注謂行爲先王冬
日之常祀可知祀行之禮尙矣其必祀水正于此者五行運于
天地之間未嘗停息故謂之行水是五行之一其運于天地之
間未嘗停息尤屬顯著故祀于行以象水也說者謂行卽井間
之道故月令時訓互言之謬矣

九合諸侯

春秋莊公二十有七年盟幽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
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後

子信公八年盟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盟牡邱十六年會濮並
曰兵車之會也而衣裳之會惟于寧母一會釋之范甯注云十
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
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榘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
年會寧母九年會葵邱是十有一之數也鄭元以孔子云九合
諸侯釋廢疾數九會則自柯之明年爲始以北杏之會經無諸
侯之文故不數之而葵邱以前又去貫與陽穀爲數止八故後
人有以公子結之盟當之者又有讀與爲數而其所去惟貫者
疑不能明邢昺論語疏又以北杏與陽穀爲九與鄭說小異而
史記謂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正義以莊十四年會鄆十五
年又會鄆十六年同盟于幽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

會葵邱證之數既不符又誤以盟洮爲衣裳之會此又一說也
近所傳九合之目則北杏一也會鄆二也又會鄆三也盟幽四
也又盟幽五也會榿六也會首止七也盟齊母八也盟葵邱九
也與前說又異襄按北杏之會書人穀梁傳謂將以事授之誠
不足當九合之數會鄆左氏傳宗服故也又會鄆左氏傳齊始
霸也盟幽左氏傳鄭成也又盟幽左氏傳陳鄭服也穀梁傳齊
侯得冢也會榿之榿左氏作桀傳云盟于桀謀救鄭也首止左
氏傳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齊母左氏傳謂齊侯修理于諸侯
穀梁又特表衣裳之會葵邱其最盛者觀孟子所載可見穀梁
傳云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申天子之禁與孟子合公
羊謂叙者九國語殊無據此八者誠足當九合之數缺其一當

爲陽穀合三傳觀之其謂謀伐楚者以明年有召陵之師也其謂大會與諸侯皆論乎桓公之志者亦葵邱明禁意也謂九合不數陽穀者非也至于集注本以九讀作糾本僖公十六年展喜糾合諸侯之言亦非無據然所傳閏異辭不必定合而爲一也

旄

爾雅釋旄者二一澤柳一冬桃解家皆無音釋襄按說文旄幢也柳性柔而易生其枝葉若旄旗之飛動故名猶草之有卷旄也冬桃之爲旄竊以旄與耄通用禮再赦曰老旄孟子反其旄倪均有遲暮之義桃之先生後熟者似此及檢說文檝字注冬桃讀若髦始知旄本作檝而其音則有不謀而合者

染草

周禮掌染草序官注染草藍荷象斗之屬疏謂藍以染青荷以染赤象斗染黑其職注染草茅蒐囊蘆豕首紫蒯之屬疏據爾疋釋之謂茹蘆茅蒐卽積蕨芷草注可以染絳一名芷莫卽此紫蒯惟囊蘆無文豕首郭注雖詳不言可染何色其二注不同者染草旣多言不可盡故互見略言耳襄按荷一作茜陸璣詩疏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蓋卽史記貨殖傳千畝卮茜之茜故彼注亦云其染繪赤黃色也此外染赤者尙有葑爾疋葑虎杖注似紅草而蘆大有細刺可以染赤豕首卽染藍之草爾雅蒯藪豕首注本草曰兔頰一名蟾蜍蘭今江東呼豨首可以樹蠶蛹疏云一名天名精一名麥何薑二名蝦蟇

藍一名天門精別錄一名天蔓菁南人名爲地菘味甘辛故有
藍稱狀如藍故名蝦蟇藍香似蘭故名蟾蜍蘭詩終朝采藍月
令仲夏母艾藍以染又是名藍而可以染青者故荀子云青出
于藍而勝于藍爾雅葳馬藍注今大葉冬藍邢氏謂今爲澱者
是也通志又謂藍有三種蓼藍染綠大藍如芥染碧槐藍如槐
染青皆可作澱色成勝母象斗周禮釋文本作椽說文一名椽
又草字注草斗椽實也一曰象斗子从艸早聲徐鉉曰今俗以
此作艸木之艸別作早字爲黑色之皐陸璣詩疏椽今椽椽也
徐州人謂椽爲杼或謂之爲椽其子爲皐或言皐斗其殼爲汁
可以染草大司徒山林宜皐物注椽栗之屬是也栗不能染皐
而其皮同爲皐斗之類故與椽同物其實惟椽可染皐也外此

有可以染皂者爾疋櫻烏階注卽烏杷也子連相著狀如杷齒
可以染皂又爾疋勤鼠尾注可以染皂本草有白華者有赤華
者又一名陵翹陶注云田野甚多人采作滋染皂是也陸璣詩
疏茗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華紫似今紫草華可染皂
煮以沐髮卽黑正與相類爾疋茗一名陵茗又與陵翹音近然
則勤茗殆水陸之異名耳藁蘆疑卽葵蘆藁葵音之轉故說經
者小異也爾疋葵蘆葩注謂葩宜爲蒹蘆蒹蕪菁屬紫花大根
俗呼雹葵然則葵亦染紫之草矣

檄椴棗榛

說文段字徒玩切段字古馬切卽古假借之假與段易混而難
通爾疋檄拖从段檄椴从段今本以爲一宇兩者失之又棗字

注果實如小栗春秋傳女摯不過栗栗榛字注木也五經文字
柔榛並列乃以上爲說文下爲隸變非也

芑杞

爾疋說文言芑皆專屬白苗嘉穀言杞皆單稱枸橰毛詩芑則
有三維糜維芑白梁粟也薄言采芑菜也豐水有芑艸也杞亦
有三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杞也集于苞
杞言采其杞暱有杞棖枸橰也以襄論之豐水之芑杞當依鄭
說作枸橰見禮記注與苞杞之杞無異傳訓爲草殊無確據以山海
經證之南山經盧勺之山多荆杞注杞荀杞也廣雅字一作荀東山經
餘莪之山其下多荆芑中山經歷名之山巢山堯山其木多荆
芑皆與荆連文又無訓釋自均爲荀杞無疑字或从木或从艸

耳東山經東始之山有木焉如楊而赤理其汁如血不實其名曰芑可以服馬中山經柴桑之山其木多柳芑自是柳屬大荒南經維宜芑苴穆楊注管子說地所宜云其種穆和黑黍皆禾類也若芑之訓菜則始于毛傳陸璣疏之云芑菜似苦采也葦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爲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雁門芑尤美有杞杞棘二詩解家均無注釋惟陸璣云其樹如樗一名狗骨說者遂以在山則非水傍之柳屬如樗則與枸櫞不類遂別爲杞之一種然本草謂枸櫞一名地骨皮安知狗骨非傳寫之譌况虛勺之山多杞又顯爲南山有杞一確證乎

榆

爾疋釋榆者三龍莖今之刺榆詩唐風山有樞是也無姑其實
夷注無姑姑榆也生山中葉圓而厚剝取皮合漬之其味辛香
所謂蕪莢粉白榆注粉榆先生葉却著莢皮色白裏按周易枯
楊生梯鄭元枯讀若姑周禮壺涿氏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樺午
貫象齒而沈之杜子春注樺讀爲枯枯榆木名書或爲樺釋文
樺劉音沽可知姑榆之姑當作枯枯之本字又爲樺也說文榆
字注白粉粉字注榆也榎字注山粉榆有東莢可爲蕪莢者三
種與爾雅合而榎又爲枯榆之一名釋草莖莢蕪莢注一名白
蕪疏謂本草一名無姑一名蕪莢唐本注云爾疋莖莢一名蕪
蕪今作蕪莢字之誤也而在木部疑非是或者與草同氣然則
莖莢卽蕪莢也陸璣云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異

據此正不止是三種惜未詳其名也

五代史

舊五代史之作在宋開寶中奉詔者龐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諸人而薛居正則爲其監修也厥後永叔以錄假失實其初約尹師魯分撰旣而不果師魯別撰五代春秋而諸帝紀實取其材凡七十五卷晁公武謂歿後始呈于朝是也正史自班馬而下陳壽三國志高簡有法繼之者則殿陽五代史也其言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子爲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故發端必曰嗚乎蓋以此爲亂世書也諸臣事祇一朝曰某臣傳其更事歷朝曰雜傳尤可以爲世法雖其時蜀人吳縝作纂誤百數十條而其書自足不朽然殿史金重體裁

薛史務詳事蹟二者又相輔而行史記八書漢書十志爲紀載之宗故薛史亦撰志十二而新史刪之僅存司天職方二考舉凡禮樂兵刑職官食貨諸大政俱略而勿書可乎新史自金泰和中立于學官舊書遂漸散佚近代好古之士往往以徐無黨之注于義無補欲如劉昭之釋續漢書裴松之之注三國志而取馬陸兩南唐書吳越備史五國故事十國春秋相與采擇而詳證之今幸復薛史之舊則五代逸史若王振之汴水泊天錄敬翔之梁太祖編遺錄張昭遠之梁唐列傳黃彬之莊宗召禍記范質之陷蕃記征淮錄江文舉之入洛私書以及高若拙後史補賈緯備史韋昭度續皇王寶運錄諸書雖不經見而其略可得而知也區之陶岳史補王禹偁闕文有不足多者矣

職識古字通

樊毅修華嶽廟碑周禮識方氏集古錄云以識方氏爲職方氏其字畫分明非謗缺當時周禮之學自如此惠定宇周禮古義亦以爲不可考襄按大戴禮夏小正三月采職舊本一作識職識益古字通用

樊遲少孔子四十六歲

家語樊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史記少孔子三十六歲當以家語爲是樊遲事于經籍不多載惟左氏春秋清之役一見而已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以曲禮二十日弱例之樊遲之齒尙少孔子卒于哀公十四年三刻踰溝乃十一年事孔子年已七十一矣遲若少孔子三十六歲則其時正三十五歲既壯

之人尙得謂之弱乎唯少四十六歲以二十五歲之人乍爲車右故季孫得以忽視曲禮正義曰弱冠二十成人初加冠禮猶未壯故曰弱也至二十九通得名曰弱于此足相發明

廟堂二字見呂氏春秋

困學紀聞謂廟堂二字見漢徐樂梅福二傳又引王逸九歎注言人君爲政舉事必告宗廟議于明堂皆指人君今以爲宰相誤矣閻百詩據淮南主術訓在卿相人君揄策于廟堂之上謂亦兼君相言之二說皆不得其原始襄按呂覽名類篇孔子曰夫修之廟堂之上而折衝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廟堂二字本此非謂人君則以爲宰相者亦不誤也

梳枇

梳枇之始一見楊雄長楊賦頭蓬不暇梳一見後漢章帝諸王傳頭不批沐襄按李斯蒼頡篇靡者爲比麤者爲疏史游急就章鏡欲疏比各異工顏卽古注櫛之大而麤所以理鬚者謂之疏言其齒稀疏也小而細所以去蟻虱者謂之比言其齒密比也疏比二字較古前漢匈奴傳作比疎疎疎通用史記又作比余音相近玉藻云髮輪用象櫛櫛則疏枇之總名也

微生高

微生高漢古今人表作尾生高莊子釋文尾生一本作微生戰國策作尾生高高誘注魯人

亡之

亡之命矣夫孔安國注亡喪也漢書宣元六王傳引作蔑之師

古注葭無也言命之所遭無有善惡

衫

衫絺綌釋文衫之忍反本又作衫單也禮玉藻振絺綌不入公門注振讀爲衫義並同喪按衫有數義說文衾衣也孟子被衾衣注衾也儀禮士冠禮兄弟畢于衾注古文衫爲均此處當兼均義疏所謂暑同單服是也

疾病

于疾病釋文云子疾一本作子疾病皇本同鄭本無病字襄案集解子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

山梁雌雉

山梁雌雉釋文引鄭云孔子山行見雉食梁粟也集韻梁或作

梁子路共之前漢成帝紀無供張繇役之勞注師古曰共音后
用反謂共具張設周禮天官內饗注掌共共當爲具此何晏共
具之說也而音或少異釋文云本又作供說文設也亦共具之
義三嗅而作荀子榮辱篇臭之而不嫌于鼻又三臭之不食楊
倞注謂歆其氣也前漢敘傳不餽驕君之餌師古注餽古嗅字
然則論語之三嗅句自應屬孔子如集解不苟食之說也但觀
鄭注復考呂氏春秋云子路揜雉得而復釋之愚意共字疑爲
拱字之省文意當爲孔子山行見雉食梁粟而歎曰彼在山食
梁粟之雌雉得其時哉得其時哉子路從而執之爾雅乘雌雉
拱執之
方食遂三嗅其梁粟而作也姑存之以俟博古者

菽匡考古錄卷三

甘泉鍾瓌

五經博士辨證

前漢儒林傳自武帝立五經博士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按五經博士自應有詩。後書儒林傳謂前書魯齊韓三家皆立博士而武帝紀置五經博士百官公卿表博士職下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並無注釋。證以申培、轅固、韓嬰本傳，彼皆文景時人。武帝初即位所復徵于朝者，疑立博士應在此時。史記儒林傳謂今上即位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信爲可據。班書于今上即位易以漢興二字而不著其爲武時，則不若史記之明。

了矣

前漢儒林傳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博士無施孟大小戴與此傳不合劉歆謂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邱易大小夏侯尚書與帝組合亦無大小戴而施孟又似立於孝宣之前者竊謂施孟之立學自應在梁邱前然以本傳考之皆宣帝時人蓋立于論石渠之先而史失之至甘露三年迺增以梁邱也大小戴當與施孟同時立學亦以宣帝時人決之後書儒林傳于兩家外仍有慶氏則此傳所闕

前漢儒林傳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賈按元帝紀無立京氏易

事房傳亦不載據後書范升傳亦甫立而卽廢想房以建昭中
得罪弃市故其學不振耳

前漢儒林傳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尙書褒按
楚元王傳歆欲建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于學
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
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是時大司空師丹奏歆改亂舊章非毀
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由是忤執政大
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爲河南太守此傳中亦具其略
後書賈逵傳上肅宗條奏並載此事然其議卒不行平常紀元
始五年徵天下通經古記天文歷筭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
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爲駕一封輅傳遣詣京

敬屋考古樂卷三
師王莽傳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作市
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
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
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二說詳略不同
並無左氏卽所謂逸禮古經等亦不過徵召以備顧問無立學
官之說又參之後書賈逵條奏原爲左氏立學使平帝時業已
行之何不勸其遵守成憲而遠引劉歆被排之事乎孟堅作贊
時隨意論斷特約舉劉歆王莽兩傳以成文而未加審定然經
學廢興之由已自此紊矣穀梁傳序注並釋文皆謂平帝時立
左氏亦沿孟堅之誤

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襄按此在建

八五年之前獻王于其藩國私立者也

後書儒林傳光武中興立五經博士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尚書
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
袁按范書八志卽司馬彪續書之文其百官志博士十四人詩
無毛氏李賢注徐防傳引應劭漢官儀與志合此傳作齊魯韓
毛誤

後書儒林傳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尚書令韓歆上
疏欲爲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尚書訟左氏遂
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
武重違衆議而因不復補袁按此事詳見范升陳元二傳升傳
謂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

議升奏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近有司請置
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
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駟
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駟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
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恐陛下必有厭倦
之聽又謂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于此
故京氏雖立且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乃奏左氏之
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
五經繆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元
傳謂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
氏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其

略謂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不可立及太史公違
戾凡四十五事皆斷截小文媒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
遺脫纖微指爲大尤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
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
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
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卽位爲石渠論
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
因也范升復與元相辨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
士四人元爲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于
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譏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
卒左氏復廢

後書儒林傳建初中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衷按此事亦見章帝紀詳戴賡遠傳帝紀建初八年詔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遠傳建初元年帝善遠說使發左氏大義長于二傳者遠于是摛出左氏三十事條奏帝嘉之令遠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遠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尚書古文同異遠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詩異同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于世

釋文和帝元年十一年鄭興父子奏上左氏乃立于學官褒按
鄭興傳以建武九年監征南積弩營坐左轉蓮勺令會以事免
遂不復仕卒于家卒時雖不紀何年大約在光武之世其子衆
于建武中不應皇太子聘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至
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八年卒于官蓋光武世絕朱與興
同朝歷事明帝章帝遂卒安得有和帝時奏上左氏之事且和
帝以永元紀元凡十六年至十七年改元爲元興元年卽于是
冬崩殂又安得有和帝元興十一年之說陸元朗何忽不知檢
也至于左氏未立學官自以儒林傳爲據其謬誤又不必辨矣
春秋序疏沿元朗之誤又謂鄭興父子與劉歆奏上叙和帝于
章帝之前其謬更甚

石渠論五經殿中平公穀同異諸儒

論石渠諸儒見儒林傳者黃門郎梁邱臨奉使問諸儒於石渠博士施讎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于石渠閣博士歐陽地餘博士林尊博士孔霸譯官令周堪經爲最高博士張山拊謁者假倉淮陽中尉韋元成博士張長安博士薛廣德博士戴聖太子舍人聞人通漢見於宣帝甘露三年紀者太子太傅蕭望之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平公穀異同諸儒見儒林傳者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伊推侍郎宋顯侍郎許廣願請內首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待詔周慶待詔丁姓中郎王亥使者並內之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

盛襄按論石渠決春秋家最曾疑與平公穀同異爲一時事儒
林傳謂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
經明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公羊穀梁同異元年或三年之
誤不然是于元年已平公穀異同更于三年雜論五經也故石
渠諸儒無公穀兩家所論者唯四經耳然帝紀又何以書立穀
梁博士乎不立于元年而立于三年是石渠亦有公穀諸儒也
儒林傳何以從略今以後書白虎觀大會諸儒連月乃罷例之
竊謂平公穀一日論五經一日大約先後參差不遺故傳于春
秋家不復著其論石渠而卽以此事當之也其曰殿中者三輔
故事謂石渠在未央殿北其平公穀時偶在殿中論五經時則
在石渠耳帝紀不著明石渠殿中蓋括兩事而總書之故下云

廼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又後書陳元傳孝
宣皇帝尙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于是獨學之及卽位爲
石渠論而穀梁氏興以論石渠平公穀爲一事是亦一切證也
白虎觀諸儒考證

章帝紀建初四年十一月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
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
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奏白虎
奏議今白虎通袁按諸儒可考見者博士李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
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見儒林傳魯恭以經明德召與其議見
恭本傳詔賈逵入講白虎觀見逵本傳又班固傳天子會諸儒
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孝明八王傳廣平王羨與諸儒講論

子曰虎殿丁鴻傳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
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于北宮白虎觀使五宮中郎將魏應
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
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嘆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東觀
記云與太常樓望少府成封屯騎校尉桓郁衛士令賈逵等集
議也

師傳諸儒

漢師傳諸儒可考見者光祿勳劉昆以易入授皇太子及諸王
小侯五十餘人郎中包咸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郎中包福
以論語入授和帝五官中郎將魏應建初四年詔入授千乘王
伉魯詩左中郎將召馴肅宗朝入授諸王韓詩左中郎將鍾興

明帝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又太子少傅張興太子少傅甄宇

商瞿

漢書儒林傳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喪按史記仲尼弟子傳商瞿魯人字子木是瞿乃其名顏師古注謂商瞿姓也誤

橋庇

儒林傳魯橋庇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喪按史記作矯疵謂瞿傳臂臂疵與此不同

孫虞

儒林傳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喪按史記作光子乘羽正義光乘字羽今作孫虞子乘疑誤

白光少子

儒林傳孟喜授同郡白光少子襄按朱雲傳從博士白子友受
易與儒林傳白光少應是兩人然雲與五鹿充宗同時論難當
變節之初博士宜爲白光以其時始有白氏之學不應有兩白
氏博士而其名又不見于儒林傳也子友殆少子之誤或有二
字耳

楊政

後漢儒林傳謂政從代郡范升受梁邱易後總論又謂建武中
范升傳孟氏易證以本傳稱升長習梁邱易則當從前說其謂
孟氏者乃一時筆誤也

陳元方

釋文于後漢傳齊詩者列陳元方一家襄按陳紀字元方所著
有陳子後漢諸史皆不著其明齊詩也若以爲陳元則爲春秋
專家此必有誤又按序錄于毛詩下列徐州從事陳統字元方
意殆謂此然非後漢人

王阜

謝承書云王阜竊書負篋乘跛馬車從安定受韓詩襄按安定
當時無其人以文勢論之顯係地名安定下當有脫字李恂傳
謂詢安定臨涇人少習韓詩教授諸生常數百人恂于肅宗時
拜兗州刺史其教授尙在少時大約永平建初間耳阜于范書
無聞他史亦不明爲何時人而東觀記載在李育之前謝書又
與臯宏何湯相近其與李恂同時明矣安定爲韓詩學者惟有

一恂卓蓋數百人中之秀起者也

緱氏

隋書經籍志謂河南緱氏及杜子春受業于劉歆。按誤分緱氏杜子春爲二人。不知杜子春乃河南緱氏人也。緱氏縣名見郡國志。今通志通考並相沿不改。未免貽悞後學。

春秋闕文

桓公四年七年不書秋冬二時。杜注史闕文六年傳于是諸侯之大夫戊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杜注魯親班齊饋則亦使大夫戊齊矣。經不書蓋史闕文。十四年夏五。杜注不書月闕文。莊公二十二年夏五月。杜預釋例年之四時雖或無事必空書首月以紀時變。以明歷數。莊公獨稱夏五月及經四時有不

具者邱明無文皆闕謬也二十四年郭公杜注蓋經闕誤也自
曹羈以下公羊穀梁之說既不了又不可通之于左氏故不采
用二十九年左氏傳新作延廡杜注經無作字蓋闕僖公元年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杜注不稱姜闕文二十八年壬申公朝于
王所杜注壬申十月十日有日而無月史闕文宣公元年三月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杜注不書氏史闕文又楚子鄭人侵陳
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杜注傳言救陳宋經無宋字蓋闕成
公三年傳廣咎如潰上失民也杜注此傳釋經之文而經無廣
咎如潰蓋經闕此四字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杜注成
公逆夫人最爲得禮而經無納幣者文闕絕也昭公十年十二
月甲子宋公成卒杜注無冬史闕文三十一年冬黑肱以濫來

奔杜注不書邾夷闕文八年秋蒐于紅杜注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定公十四年城莒父及霄杜注此年無冬蓋闕文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杜注何忌不言何闕襄按右十六條乃左氏家杜預之說他若日食于桓公十七年十月傳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五月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杜預遂于隱公三年二月文公三年二月定公十七年六月之不書朔莊公十八年三月之不書日並云官失之其實亦闕文也

隱公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公羊傳云無聞焉爾何休注言無聞者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楚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于竹

帛故有所失也。襄按右一條乃公羊之學。至于成公十年公羊經文獨少冬十月三字。何休以爲惡成公無事天之意。於傳無稽。當仍是闕。哀公十三年公羊經文晉魏多帥師侵衛與左傳本魏曼多小異。要亦師授之脫。文傳必謂其譏二名鑿矣。穀梁家於闕文無所發明。范甯集解多云未詳。惟于僖公三十三年晉侯重耳卒。下言其略曰。晉自莊公以前不書於春秋。又不言文公之入。及鄭忽之殺。何乎。徐邈通之曰。案詩序及紀年史記。晉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又鄭忽之後。有子廔子儀。且事出紀傳。而經所無。殊多。誠當有不告。故不書者。告命之事。絕則記。注之。文闕云云。觀此。則知孔子所作。皆仍舊史之文。而其中字句脫漏。不敢妄改。誠闕疑之道也。合三傳觀之。如于桓公五年正月。

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各有所見于桓公三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七年無王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不書天並云示貶未有作闕文解者至後儒始定其說其言較當則又不必泥于三家之學也文公五年王使榮叔歸舍且賜猶錫命也文公十四年叔彭生不言仲杜注雖略當以何忌不言何之例推之

鬚

說文云鬚鬚髮也大人曰髡小兒曰鬚今俗別作剃近因友人之請始核及此向書雖亦非是

敵厓考古錄卷四

甘泉鍾褒

釋雋

世有謂得第爲雋者蓋據左傳中雋之語而文義不明句讀不辨乃相沿之誤非篤論也褒按說文雋肥肉也從弓所以射佳讀若吮乃此字之正解漢書蒯通傳通論戰國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雋子音義並同後漢馬援傳援征五溪軍次下雋下雋爲縣名而音亦不異其中雋之雋卽雋字並同俊左氏宣公十五年傳二鄩舒有三雋才杜注雋絕異也正義引辨名記倍人曰戎千人曰選倍選曰雋釋文則作雋又莊公十一年傳云得雋曰克杜注謂若太叔段之此才力足

以服衆威權足以自固進不成爲外寇強敵退復狡壯有二君
之難而實非二君克而勝之則一言彼敗績但書所克之名釋
文儁音俊本或作倭據此則儁亦絕異之稱或省作儁並無別
解唐宋詞家假借爲中式事元微之觀放榜詩云競走儁前希
得儁高懸日下表無私歐陽永叔詩云名高場屋已得儁世有
龍門今復登二詩均以得儁二字連文未嘗單拈儁字至于中
儁之儁今本卽作儁左氏昭十二年傳云晉侯以齊侯宴中行
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渑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
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渑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
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
其中以中儁也齊君弱晉君歸弗來矣其中以中儁也句上三字當

俗類乃肖伯瓊語意故杜注云以設壺中不足爲僞異今人不善讀注妄以中僞二字相連已爲大謬又單拈僞字替中字更爲郢書燕說或曰售與僞文相似以俗以受知于人爲售然則得第亦可謂之售乎喪按說文云售賣去手也邶詩賈用不售箋云我修婦道而事之觀其察己益見疏外如賣物之不售則售乃自衒求合之稱以此得第未始自待菲薄雖昔人有用之者吾不取也

鬱鬯

鬯爾圭瓚秬鬯一卣孔疏鬱入堂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尙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則在彝未祭則在卣賜詩未祭故卣盛之襄按鬱入掌和鬱鬯是以鬱

金草和秬鬯之酒也鬯人掌共秬鬯廟用修修卽是不和鬱者志箋云秬鬯黑黍酒也鬯者芬香條鬯也極確蓋以其不用粢而用鹵知之毛傳以鬯爲香草宜于一占之說不得通矣

五世希不失

左昭二十四年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世矣注以三世爲文子武子平子四公爲宣成襄昭論語祿去公室五世鄭注言此時魯定公之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于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政逮大夫四世孔注文子武子悼子平子又五世希不失注季桓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衰按杜預解左傳三世不數悼子以未立爲卿而卒則論語所謂四世應亦由文而起數至桓子爲四世

也其云五世希不失者亦孔子據理而言非必定指季氏孔注謂季文子初改至桓子五世爲家臣陽虎所囚特舉以見例觀馬注至虎三世而出奔齊可知虎曾及身而敗何嘗傳子若孫而後奔齊邪

蹟數

水經注偃師九山有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蹟數高陽之第二子伯益也黃度文叔書說益卽蹟數本此

爾疋句讀

爾疋句讀不明不足以通義訓大山宮小山霍黃庭堅詩用之竟以宮霍爲二名葢山進山海經注家誤葢爲霍謂霍山爲韭蒿山蒜爾雅翼載孫炎說乃云帝登蒿山得蒜何其陋也然其

中亦有兩說可通者釋天云穹蒼蒼天也釋文云郭以穹及蒼蒼俱爲天稱毛傳又以蒼天釋穹蒼釋畜云駮牝驪牡元駒裏駮郭以駮牝驪牡爲句元駒裏駮爲句鄭注周禮度人引此賈疏云駮中所有牝則驪色牡則元色兼有駒裏駮又鄭注檀弓亦引爾雅云駮牝驪牡元以元字上屬似較郭義爲長

詩改字改音

詩有改字而與爾雅合者北風云其虛其邪鄭箋謂邪讀如徐曹大家注幽通賦引詩仍作徐詩有改字而與爾雅不合者伐檀云河水清且漣漪釋文漣力纏反不知說文瀾或从連漣卽瀾之或體字也惠氏棟詩古義不據釋訓以明鄭讀盧氏文弼釋文考證不引釋水以正陸音皆其疎漏

芾小也

釋言芾小也甘棠毛傳云蔽芾小貌與爾疋無異訓朱子改爲盛貌者亦非無本廣疋云芾芾茂也以其樹可以蔭人遂據廣疋解之但因其小而戒人翦伐益見受樹之情鄭氏我行其野箋云榘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娶之月證此益明蓋言其葉之小非謂其樹之小也

切磋琢磨

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毛傳用以解洪與朱子傳云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磋以鑄錫治玉石者既琢以槌鑿而復磨以沙石裏注象謂之鵠玉謂之雕乃治璞之名鵠與譽通廣雅云分也雕說文作彫剝也象謂之磋

玉謂之琢則治器之名詩言磋不先言鵠言琢不先言雕孟子必使玉人彫琢之彫與雕同正是既彫復琢詩則不然也何晏論語集解解切磋琢磨亦不明了詩疏載鄭氏逸注一條云切磋琢磨以成寶器則與毛傳無異

毛傳帖記豈弟與爾雅不同

弟子汪仁鉦問朱子詩傳解帖記與爾雅異余曰此沿毛氏之誤耳陸德明釋文祇謂共爾雅不同孔穎達正義則云當是傳寫誤耳說文解帖記二字仍依爾雅仁鉦曰然則齊風義駉篇豈弟訓樂易亦毛傳之誤乎余曰毛說自如此非誤也鄭箋云此豈弟猶言發夕何嘗不與爾雅合乎豈弟爾雅作愷悌心益後人所加他處言豈弟多爲樂易此詩一章曰發夕三章四章

曰翱翔曰遊教此章豈弟亦當以類從也釋言云愷悌發也其義惟見于此故郭注引齊子愷悌證之

匏瓜

匏瓜何晏注瓠也言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也解說珠不明白或曰詩稱匏有苦葉濟有深涉叔向謂匏不材于人其濟而已注佩匏可以渡水當謂繫于要間而其味苦人不能食較何晏注可謂精矣昨得皇侃疏觀之其第二解云匏瓜星名也言人有材習宜佐時理務豈得如匏瓜繫天而不可食邪其說似幻而實精張按天官星占曰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匏瓜繫而不食猶言南箕不可簸揚北斗不可以挹酒漿也曹植洛神賦歎匏

瓜之無匹兮詠牽牛之獨處阮瑀止慾賦傷匏瓜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古稱匏瓜無不以爲星者且繫而不食正是日月星辰繫焉之繫

坊

人所在之里爲坊始于漢宮有九子坊今道路之交建木表名卽堯時誹謗之木後世謂之華表痕按崔豹古今注以橫木交柱頭狀若花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亦以表識衢路秦乃除之漢始復修今西京謂之交午也近代詞章多引用爲表墓誤矣

行李

人將有行必先治裝謂之行李此語本左傳僖公三十年行李

之往來共其困乏襄公八年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人資暇
錄謂李字除果名地名入姓之外更無別訓杜注以使人釋之
爲不窮意理當是使字之誤襄按照昭公十三年行理之命無月
不至國語行理以節逆之並用理字史記天官書騎官左角曰
李漢書作理司理刑官也胡建傳黃帝李治管子法法篇舉陶
爲李皆作李可知二字通用皆治事之稱猶孟子之言治任也

噍

說文貌部𠵽字注𠵽𠵽戲笑兒从欠之聲虫部蚩字从之而口
部無噍字襄按以𠵽爲噍之本字也玉篇載噍字乃楷家所增
然以噍得聲尙爲變而不失其正陸機文賦雖濟發于巧心或
受𠵽爲指目𠵽字乃傳寫之譌其時猶不以噍當𠵽乃李善注

以爲吹笑也吹與噍同殊謬古安有从山从欠之吹字而讀爲噍者乎

其軍三單

毛傳三單相襲也王肅云三單相襲止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鄭箋邠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奕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二說要以羨義爲長襄按周出軍之制有二大司馬序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家爲軍玉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小司徒所謂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之法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是家出一人鄉爲一軍天子六軍旣出六鄉諸侯三軍自出三鄉

故國官云公徒三萬是也又因井田而制軍賦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一人千戈備具是謂櫜馬之法進而計之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應得七萬五千人已合天子六軍之數此計地出軍之法也所以有二法者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出軍之法若從王伯之命則依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一軍也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也夏殷大國不過百里與用制大小懸殊故通計一國之人以爲軍數適滿三軍非若後世之家出一人已滿三軍而猶有羨卒也故曰單也

徹田爲糧

孟子論井田之制以夏爲貢殷爲助周爲徹顯分其制及引大田之詩又謂雖周亦助可知助徹乃通名也夏后氏五十而貢其實亦是什一獨不得通助徹之名者此蓋因諸侯去籍孟子未由考之耳夏小正正月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傳云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可知公田之制自夏已然公劉雖由夏居戎亦循有郃之舊而不改也然則貢卽助卽徹皆不離乎什一而稅課以公劉創什一之稅可乎大抵周家一切典禮多夏殷之制特其斟酌損益小有不同耳如徹田三軍是也議者多以此二者爲周家田制車制之始誤矣孔子曰周監于二代非其顯證乎詩謂公劉徹田者召公特就其時之

制而上加之耳

釜庾

論語包注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乘十六斛襄竊疑夫子本不欲如何所益之數乃較所與者而三倍之戴震考工記圖考以庾爲二斗四升旅人豆實之而成穀陶人庾實二穀其明證也包氏誤以穀爲庾耳但所云鼎欵足爲鬲而無足則釜竟以鬲與釜爲一物夫鬲實五穀是受六斗釜亦受六斗乎因與友人江君定甫反復辨論迄正其說按說文鬲部鬲六斗四升或作釜周禮廩人陶人桌氏注並云量六斗四升曰鬲左傳昭二十豆釜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注六斗四升小爾雅區四謂之釜古之訓釜者無不以六斗四升當之戴氏震于陶

一條語欠分曉耳至以庾爲十六斗者亦不獨包氏杜預左氏傳注粟五千庾作十六斗惠定宇儀禮古義車乘有五斂一條以論語注證之皆誤以斂爲庾也量數起于黃鍾律術志十侖爲合亦作合侖爲合蓋合誤爲十廣雅侖二爲合可取而證也其他升豆斗區諸器古訓無異同穀則先鄭以爲受三斗康成以爲斗二升明有放人豆實三而成穀之明文可證自當從康成說無容疑議說文料量也玉篇今作庾弓人絲三郎麥三斛注疏無明文據字書當爲庾之本字周禮中庾字皆當作斛爲是聘禮乘有五斂疏十六斗曰斂小爾正釜二有半謂之斂注一斛六斗也集韻引聘禮斂或从艸至若鍾之爲斂說者不同左傳襄二十九年餼國人粟戶一鍾注六斛四斗昭二年釜十

則鍾廣雅釜十爲鍾同小爾疋二疋謂之鍾注八斛淮南子要術篇一朝用三千鍾贛注十斛莫得而折衷也乘之數據聘禮十數曰乘小爾疋鍾二謂之乘皆爲十六斛論語注自當从之而徐氏說文諸詣又謂二石爲乘廣疋庾十爲乘又其各自爲說者也

筍

筍之見于風詩有二擲之谷風云毋逝我梁毋發我筍齊之敝筍云敝筍在梁毛氏於谷風詩傳謂梁魚梁筍所以捕魚也敝筍傳遂不復言小雅魚麗于罾傳則云罾曲梁也寡婦之筍也以爾疋證之釋訓云凡曲者爲罾釋器云寡婦之筍謂之罾以說文證之网部罾字注曲梁寡婦之筍魚所留也艸部筍字注

曲竹捕魚與毛傳並合郭氏爾雅注又申之云凡以博爲魚筍者名爲罾孔氏詩疏云曲薄也以薄爲魚筍其功易故號之寡婦之筍非寡婦所作也襄按其制有二以筍制梁下但爲竹門防魚出入者鄭司農周禮敝人注所謂堰水而爲闕空以筍承其空是也故谷風先言梁後言筍敝筍旣言筍又言梁毛傳但謂筍所以捕魚也有以竹爲梁與蟹斷異名同實者邵氏爾雅正義所爲今南方排竹水竹疎節相維謂之魚簿設門焉隨潮爲啓閉是也故毛氏直以罾爲曲梁也

毛鄭昏月辨證

娶妻之禮以昏爲期故謂之昏禮其禮有六曰納采曰問名曰納吉曰納徵曰請期曰親迎儀禮詳載之不聞定以何月也毛

公釋詩以秋冬爲昏之正時解家謂家語云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禮殺于此荀子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二說乃毛公所本鄭箋以仲春爲昏之正時此則本于夏小正二月綏多女士周禮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也故桃夭篇毛意不言華時鄭說則謂年時俱當匏有苦葉篇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毛謂親迎鄭但以爲請期東門之楊篇毛謂不逮秋冬鄭以爲失仲春之月綢繆篇毛指三星爲參謂不得初冬冬末開春之時故陳昏姻之正時以刺之鄭指三星爲心謂不得仲春之正時四月五月乃成昏故直舉失時之事以刺之標有梅篇毛意梅落喻男女年衰以男自二十以至二十九女自十五以至十九皆爲盛年自季秋至孟春惟

其所用若男三十女二十爲期盡蕃育雖仲春猶可行上二章
陳年盛正昏之時卒章乃蕃育法也鄭意梅實喻時之盛衰據
周禮仲春爲昏是其正此序云男女得以及時言及者汲汲之
辭故三章皆爲蕃育之法非仲春也上二章陳及時行嫁卒章
言夏晚大衰不復得嫁待明年仲春亦是及時也孔穎達各隨
文疏證不加論斷東晉五經通論辨昏月言之甚晰其略謂春
秋二百四十年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逆女天王娶后自正
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爲貶褒若昏姻季秋期盡仲春
則隱二年冬十月夏之八月未及季秋伯姬歸于姬周之季春
夏之正月也桓九年春季姜歸于京師莊二十五年六月夏之
四月也已過仲春伯姬歸於紀或出盛時之前或在期盡之後

而經無貶文三傳不譏何哉桃夭序美婚姻以時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其次章云其葉蓁蓁有實其實此豈在仲春之月乎周禮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蓋一切相配合之時而非常人之節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若萬人必在俱失則其日月有常不得前却何復日月以告君子乎毛鄭兩家仲長義皆不通通年聽昏蓋古正禮也

考終命

考終命孔傳以爲不橫夭非也此句屬貌對下惡言當以鄭注狡好至老爲是荀子成相篇云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卽此意也

啟

考啟字音爾雅音義云啟本亦作莖去及反讀者或作苦見反
廣韻二十一震三十二霰並收與釋文合均應作去聲讀余疑
以腎字讀去聲啟字讀上聲今乃知啟是去聲而腎字在十六
軫又宜讀作上聲此新得也書之以懲昨非

啟匡考古錄卷四

儀徵阮亨梅未阮長生小雲校

歐厓考古錄校勘記

丹徒鮑鼎

序 阮亨撰

弦詩鬪酒 抄本作賭詩鬪酒此序抄本置卷後按序云書既成略誌數言於簡末據此宜為後序而不當前列鈔本是也

墓誌銘

君諱襄 襄鈔本皆作襄刊本除墓誌銘外惟卷端題名作襄篇中襄按字則多作襄按或作襄按前後參差今據阮元廣陵詩事及潘維城論語古注集箋均作鍾襄為是蓋襄字不恒見草稿漫漶形近於襄遂錄者遂漫然改之也

卷一

校正字畫

不必改為荷筱荷曳也 曳字誤當作史

廢止也 廢當作底因爾雅釋詁底廢連文故誤為廢

其器宏以奄 宏當作閑

公羊傳如隱元年 元字誤當作二

从哲从日 哲字誤當作析

論語注有得失

但獸畜無知 若人能供養父母 按此俱引論語疏文獸畜

疏作畜獸人下疏有唯字

言孔子之遠于世情 按論語包咸注作言孔子之言遠于事

而後以野畜之哉 畜抄本作斥

孝弟之子 子抄本作心刻本誤

省字當讀生上聲

言入此中者當察視不可妄也 按漢書昭帝紀注者作皆

嫡孫承重

重既虞而復埋之乃復作主 按禮檀弓鄭注上復字衍下復字作後

豪無干涉 豪抄本作毫按豪毫古今字

古詩用律句

不是揚州百鍊時 時抄本作銅

論語鄉人讎攷證

鄉人士君子尊于戶房之間 按鄉飲酒義戶房作房中

索室中驅疫鬼 按論語鄉黨篇鄭注驅作逐

即月令季冬之月至皇侃疏以為季春之讎失之 按此條論語古注集箋引之是也無是字

孔融注 融字衍

春秋衛輒據國罪案

以曼姑之義為可以距之也 按公羊哀公三年傳義下有固字

似輒不受父之命 似抄本作以刊本誤

世子還國書纂 纂抄本作纂刊本誤

傳以失矣 以抄本作已然此乃引穀梁傳注江熙語本作似

后稷妃

是其所本 抄本下有注云漢書古今人表姑人棄妃共十字刊本脫去

問

一由衛至魯 此條論語古注集箋引之亦作衛按是時出公遜于宋不當云衛作者既未之檢引者亦不加察也
或有事問人 論語古注集箋引此或下有自字

假借字

若鳩楚定 按左氏定公四年傳定作竟

雖無勇糜之糜 按羅無勇糜之左氏哀公二年傳文羅誤為

雖糜誤為糜下糜字俱當作糜之下尚脫一之字

親族

然則古人謂姑姊妹 是為父妹為姑妹也 按左氏襄十二年疏謂姑下有為姑二字是為作是謂

齊環怙恃其險弃好背盟陵虐神主 按左氏襄公十八年傳怙恃其險下有負其眾庶一句文既全引不應獨刪此句必係奪去

曾臣聚義 聚抄本作取刊本誤

防露

楚客放而防露作 抄本下有本注二字

何焯謂豈不夙夜 謂抄本作以

三滴

敦彼淮濱 按文選李善注作鋪敦淮濱與詩合

敦字十音

莊子脫劍篇 脫字誤當作說

周禮司几筵每敦一几注敦讀為燾覆也 按周禮注燾下尚有一燾字

卷二

五祀

昭公二十五年 五當作七

亦得五祀 得當作備

水之所用祀 祀當作事

司服祀昊天上帝皆用大裘 按昊天上帝四字當為五帝二字之誤故下云皆用大裘若祇祀昊天上帝則不必用皆字

更不待言

注

亦作井

按呂氏春秋注亦作或

大宗伯小子等

小子當為小祝之誤

儀禮士喪禮亦言五祀

按既夕禮言五祀非士喪禮也

聘禮使者出幣於行

按聘禮幣上有釋字此奪去

九合諸侯

鄭元以孔子云

至謂九合不數陽穀者非也

此段論語古注

集箋引之故後人有以公子結之盟當之者以作疑宗服故也

宗作宋甯母左氏傳謂修理于諸侯甯上有盟字理作禮公羊

謂叛者九國公羊下有傳字

本僖公十六年

十上脫二字

染草

囊蘆豕首 按周禮注囊作素

可以染絳 絳為紫字之誤

其染繒 其下脫花字

母父藍以染 母為母字之誤

蓼藍染綠大藍如芥染碧槐藍如槐染青 按通志棗蘭下有

如蓼二字以下二句例之不當刪削

釋文本作椽說文一名椽 按釋文本下有或字又按說文椽

柔也其阜一曰椽

徐鉉曰今俗以此作艸木之艸 按說文作作為

或謂之為椽 按陸璣詩疏無為字

狀如把齒 按把乃禾把之謂爾雅注作把

本草有白華者有赤華者 按此乃爾雅疏文上當增疏字不
應與注合

又名陵翹 按爾雅疏作長翹

人采作滋染阜是也 按爾雅疏阜下有草字又按爾雅注疏
校勘記依元槩本阜草作木蘭云監本同舊本木蘭作本草閩
本毛本作阜草據此則鍾氏所引注疏皆據汲古閣本

七八月華紫 按陸璣詩疏月下有中字

注謂葩宜為蕝 按爾雅注葩作葩

芭杞

曝有杞棗 曝抄本作隰刊本誤

豐水之芭杞 杞字衍

序勺之山多荆杞 按山海經多荆杞上有其下二字依下文
餘莪之山其下多荆芑例之不當刪去

餘莪之山 按山海經莪當作莪

歷名之山 按山海經名當作石

如楊而赤理 按山海經如楊上有其狀二字

維宜芑芑繆楊 按山海經楊下有是食二字

榆

蘊莖今之刺榆 按今之刺榆四字乃爾雅注文蘊莖下當增
注字

粉白榆 按爾雅當作榆白粉

山粉榆有束 按說文束當作束束古刺字束乃束縛之誼

爾雅莖莖 按爾雅疏莖作莖

五代史

則歐陽五代史也 歐為歐之誤字下同

然歐史金重體裁 金抄本作全刊本誤

區之陶岳史補 按文義區之當作區區蓋其稿本必寫作區
之字草書作之字形相近遂誤書為之字矣

樊遲少孔子四十六歲

孔子卒于哀公十四年 孔子年已七十一矣 則其時正三
十五歲 以二十五歲之人 按孔子卒於哀公十六年作者
誤記為十四年故以下均遞差三年七十一當作六十八三十
五當作三十二二十五當作二十二又按孔子卒年七十三即

使卒於十四年則十一年孔子正當七十歲亦不得云年已七十一也

弱冠二十成人 通得名曰弱 按曲禮疏冠下有者字名下無曰字

廟堂二字見呂氏春秋

皆指人君 按困學紀聞指作謂

呂覽名類篇 按當作召數篇

夫修之廟堂之上折衝于千里之外者 按呂覽修之下有於字于作乎

非謂人君 抄本非下有第字

衿

玄衣也 論語古注集箋引此作元服也

畫也 按孟子注作畫衣也

兄弟畢于玄 按士冠禮于作衿此誤

山梁雌雉

無供張繇役之勞 謂共具周設 按漢書上供字作共下共

字作供

荀子榮辱篇臭之而不嫌于鼻又三臭之不食 按荀子臭上

有彼字不作無三臭之不食乃禮論篇語又下當增禮論篇三

字

得而復釋之 按呂覽無得字

子路從而執之 注爾雅秉拱執之 之當作也

卷三

五經博士辨證

而不著其為武時 武下應奪帝字

則不若史記之明了矣 了抄本作瞭

邱易大小夏侯尚書 抄本邱上有梁字刊本奪去

為河南太守 按楚元王傳作河內太守

平常紀 常為帝之誤字

徵天下通經 按平帝紀通經作通知逸經

又參之後書 抄本後下有漢字下並同

穀梁傳序注並釋文 注字誤當作疏

亦沼孟堅之誤 沼抄本作沾刊本誤

陳元尚書訟左氏 按後漢書儒林傳尚當作上
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 按范升傳恐上有將字

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
按陳元傳衛太子好穀梁下有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
好穀梁十五字若刪去則即位一語未知所指戾太子未即位
而即自殺也此必奪漏無疑

所以網羅遺逸 網為網之誤字

使發左氏大義 按賈逵傳作使出左氏傳大義

詔令撰歐陽大小尚書 按賈逵傳令作命大小下有夏侯二
字

絕朱與興同朝 朱抄本作未刊本誤

石渠論五經殿中平公穀同異諸儒

太子太傅蕭望之 按宣帝紀之下有等字

白虎觀諸儒考證

奏白虎奏議 按章帝紀上奏字作作

魯恭以經明德召與其議 按魯恭傳作魯恭特以經明得召
與其議

師傅諸儒

漢師傅諸儒 按此條所引皆後漢人漢上宜加後字俾與西
京相別

光祿勳劉昆 抄本上多一有字

橋庇

史記作矯疵 按史記儒林傳作矯子庸疵亦著其字

楊政

楊政 按後漢書儒林傳作楊正

緱氏

並相沼不改 抄本沼作沿刊本誤

春秋闕文

杜注此年無冬蓋闕文 按杜注蓋作史

昭公十年 至何忌不言何闕 按此段次昭公八年于十年後

又次定公六年于十四年後次序倒置當是鈔胥之誤也

何忌不言何闕 按杜注闕下有文字

文公三年 三為元之誤字

定公十七年 定為宣之誤字

又知秦將楚詩書 楚抄本作焚刊本誤按公羊傳注本作燔
胡母生 母當作毋

惟於僖公三十三年 下三字當作二

晉自莊公以前 按穀梁注以作已

卷四

釋雋

倍人曰戎 千人曰選 按左氏傳疏戎當作茂千當作十

鬻鬯

釐爾圭瓊 此上當增大雅二字

賜詩未祭 詩抄本作時刊本誤

毫者芬香條毫也 按鄭箋毫者上有謂之二字
蓋以其不用彙而用鹵知之 鹵抄本作鹵刊本誤

五世希不失

左昭二十四年 按此下所引樂祁語在二十五年四當為五
之誤字論語古注集箋引此亦作二十四年蓋沿其誤而未之
檢耳

季桓子初得政 桓為文之誤字

孔注謂季文子初改 按初改當作初得政抄本改雖作政不
誤然仍奪得字

隋鼓

高陽之弟二子伯益也 按水經注高上有帝字益下有者字

爾雅句讀

謂霍山為韭 為抄本作出刊本誤

芾小也

蓋見受樹之情 受抄本作受刊本誤

切磋琢磨

襄注象謂之鵠 當作襄按釋器注象謂之鵠奪去按釋器三字遂不可解

詩疏載鄭氏逸注一條云 按此乃論語注鄭氏下奪論語二字

毛傳岵岵豈弟與爾雅不同

當是傳寫誤耳 按正義傳作轉耳作也

然則齊風義驅篇 義驅抄本作載驅刊本誤

匏瓜

言匏瓜得繫一處者 匏抄本作匏刊本誤

解說珠不明白 珠抄本作殊刊本誤

叔向謂匏不材于人 按此引國語文叔向上當增國語二字

宜佐理時務 按皇疏下有為人所用四字

猶言南箕不可簸揚北斗不可以挹酒漿也 論語古注集箋

引此簸揚上有以字

悲織女之獨勤 按阮元瑜集悲作怨

坊

狀若花 亦以表識衢路 漢始復修 按古今注花下及路

下均有也字修下有馬字

行李

告于寡人 按左氏傳人當作君

黃帝李治 按胡建傳治當作法

嗤

說文貌部 貌字誤當作欠

其時猶不以嗤當吹 按文義吹字當作吹

其軍三單

止則婦女在內 按詩疏止下有居字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家為軍 按周禮家當作人

與用制大小懸殊 用抄本作周刊本誤

釜庾

論語包注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按包注作六斗四升曰釜十六斗曰庾十六斛曰秉此所引乃朱注義同而句則殊也

竊疑夫子本不欲如 如下奪此字

視人豆實之而成穀 按之當為三之誤字此因草書三字寫作之與草書之字作之形近故抄胥者誤以為之字也

左傳昭二十年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 按此昭三年文非二十年也

戴氏震于陶一條 陶下當脫人字

律術志 抄本作歷術志按漢書當作律歷志

昭二年釜十則鍾 按此昭三年文非二年也

二缶謂之鍾 按小爾雅二缶作缶二

淮南子要術篇 術當作畧

說文譜譜 當作說文韻譜

筍

竹部筍字注曲竹捕鱼 按竹當為句之誤字又魚下奪筍也
二字

凡以博為魚筍者名為罾 按爾雅注博作簿

所謂偃水而為闕空 按周禮注無而字

邵氏爾雅正義所為今南方排竹水竹疏節相維謂之魚簿

邵當為邵之誤字又按爾雅正義為作謂下竹字作中維下無

謂字

毛鄭昏月辨證

故夫桃篇毛意不言華時鄭說則謂年時俱當 按華當為年
字之誤則謂下當奪男女二字

伯姬歸于姬 鈔本下姬字作紀刊本誤

若萬人必在俱失 毛鄭兩家仲長 按五經通論萬作常俱
失作仲春仲長作俱失抄本刊本皆誤

墓誌銘 以下補遺

周官職小 職抄本作識刊本誤

卷一

校正字畫

豕盲視而交睫 盲抄本作育按當作望

論語鄉人儻考證

多廢新義 廢抄本作發刊本誤

卷二

染草

即積 積抄本作積刊本誤

梳枇

顏即古注 即抄本作師刊本誤

卷三

五經博士辨證

以備顧問 間抄本作問刊本誤

橋庇

臂疾與此不同 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臂下奪傳字

白光少子

白光少應是兩人 少下奪子字

卷四

釋雋

謂若太叔段之此 此抄本作比刊本誤

是書刊行未久即遭諸寇之亂板燬于兵故傳本極少歲丙寅上虞羅經之振常世文得抄本文字多舛誤屬為讎校未能盡加是正也今年春聞南陵徐積餘乃昌年伯藏有刊本因假以比勘有鈔本不誤而刊本誤者有刊本不誤而鈔本

誤者亦有兩本皆誤者知鈔本別有所本非由刊本傳鈔因
參稽各書逐一詳校成校記一卷按焦里堂所撰鍾氏墓志
銘稱其于鍾氏沒後窮三日之力刺其散稿之精華輯成此
書知此本非鍾氏所手定奪誤之處鍾氏生前既未及校改
沒後他人代輯終形隔膜即有所疑姑仍其舊故刊本既多
舛繆鈔本亦自不免蓋其原書本誤非可責之鈔胥與刻工
也辛未首夏丹徒鮑鼎識